



流水欢歌

LIUSHUI HUANGE

延泽民 孙 穆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序 曲

初夏。

山野的小道上，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漂亮小伙子，向上急步走着。这个小伙子，就是剧中的中心人物小寶。当他走到山顶上停住脚步的时候，我們才看清他手里拿着的是几个电灯泡和一圈电线。他用手巾擦了擦头上的汗珠，站在一棵顺着微风轻轻摇动的白桦树下，俯瞰山川。于是，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秀丽川景，出现在观众眼前——

左西的山脚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屯子，这是山脚屯。一股不大的溪水，从小山沟流出来，象一条条柔软的丝带，蜿蜒曲折地经过山脚屯，绕过几个大小不同的山丘，注入一条大河。

大河平静地伸向一望无际的原野。

在山脚河入口不远的大河侧面，有一个大的屯子，这就是小寶的村庄沙原村。

整个山川象一片绿色的海洋，在这个“海洋”的田园里，到处閃动着男人的草帽和女人的头巾。歌声荡漾。

小寶眺望着这个锦绣河山和勤劳的人们，早已忘记了疲劳，他打内心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微笑，看看手里的东西，飞也似的奔下山来。

他奔过一条大路，轉到稻田的中心灌溉渠沿上。

灌溉渠的尽头出現了一幢紅色瓦房。瓦房里送出隆隆的声音。这是沙原社用柴油机带动的抽水站。

當我們的主角走近瓦房时，瓦房下面的“泉水”翻滾而起，噴射着如晶似銀的水花，水花迅速組成几个大字：

流水欢歌

第一部

一

夕阳晚照。

沙原社传出急剧的鑼声。

稻田里，正在追肥和引水的人們，听見鑼声，惊讶地互相詢問着：

“出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

水渠畔上，一个跟小寶的年令差不多的小伙子正在打鑼、奔跑，吶喊着：

“小寶把电灯搞成了！……”

这个打鑼的小伙子名叫李二旦，是小寶的朋友和工作上有力的助手。

二旦的鑼声蕩过稻田，传到和沙原社比邻的山脚社人們的耳朵里。有一伙人正在山脚小河一側的傾斜地帶鋤草。他們中間有：社主任兼支部書記高宏大，妇女生产队长小玲，副队长桂花，社財粮兼文娛委員老搶。

桂花首先拉了一把小玲：“小玲，聽見沒有？沙原社把电灯搞成了！”

小玲拉住桂花的袖子，急忙跑到高宏大跟前：“高主任，咱們看看去！”

高宏大還來得及回話，老搶就撲上來，和趕鴨似地把小玲、桂花及其他男女社員催趕起來：“快走快走，這可是個稀罕事！……”

高宏大喊道：“老搶，不要急，咱回頭組織人去參觀啊。”

然而，老搶、小玲、桂花等一伙人，就如脫韁之馬，那里能叫住，她們嘖嘖咕咕直向沙原社奔來。

二旦還在順着水渠沿奔跑着，打鑼、吶喊：“開慶祝會哪，地里的人早點收工！……”

一群人順水渠沿奔上來。二旦猛不防，被擠得掉下水渠。人們哄然大笑。渠里的水雖然只到肚皮那麼深，可是兩邊高沿畔挺高，爬不上來。一個小伙子伸出手去吊他，可是當他到半腰里時，那個小伙子故意把手一甩，二旦又復掉到水里，逗得兩邊過來的人哈哈直笑。於是，二旦索性不上來，把鑼提得高高的，敲打着，吶喊着，逆水上行。

二

西邊天地連接的地方，紅霞喜笑。霞光射進沙原社抽水站旁邊的樹林子，使翠綠色的樹葉掛上了紅彩，構成一幅天然動人的風景“油畫”。在這幅“油畫”的前景中，小寶把一個電燈泡安裝在樹叉上，然後跳下來。

地上，沙原社主任田有亮剛把一張桌子抬過來放下。他把手指縫里夾的幾頁紙放到桌子上，用抑制不住的笑容興奮

地对几个小伙子喊道：“来来来，再搬几张凳子！”于是，几个小伙子尾追着他跑出画面。

小寶无意中拿起田有亮放到桌子上的紙看起来。后景，几个姑娘正忙碌着往树上貼标語。

这张紙的上半頁占滿了銀幕，上面写着如下的字句：

(題头) 报告講話提綱

(正化)“現在，我們可以說，水利化电气化的理想已經實現了。这和咱社的土专家小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树林子后面，人声欢动——地里干活的人跑来了。有人远远地喊道：“小寶，啊，到底成功了！”

“恭喜恭喜！”

人們拥上来：小寶立刻把田有亮的講話提綱藏在怀里，高兴地回答道：“成了！”这时田主任和那几个小伙子已經把凳子抱来了，挤过人群，放到桌子跟前。人群中不知誰喊了声：“山脚社的人也来了！”

田有亮站到凳子上喊道：“那是客人，都到这边坐吧！”

于是，沙原社的一群热情人把老搶、小玲、桂花他們推到桌子边。二旦渾身湿得水鷄一般，提着鑼也跑上来，逗得众人哄笑不止。

这时天色刚朦朧，小寶不知是急于要开灯，还是怕田主任追索講話提綱，对田主任說：“开灯吧！”

“好！”田有亮接着轉向大家：“現在开灯！”

抽水站房間。一台柴油机带动着电滾开始轉动。小寶把配电盘的开关按了下，——电灯亮了。人們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迎接这个光亮。

三

小寶打側面的房間走出來，擠到桌子邊。

場子里一個老太婆問：“小寶，你說，把這條繩子，接到咱們屋里也能亮嗎？”小寶回答道：“大娘，行啊。”場里人聲大譁，興奮地互相贊嘆着。

老搶把手打耳朵邊往起一揚，準備站起來說話，被小玲在後衣袂上猛一把拉得坐下來。“你又搶什麼，老搶叔？”小玲瞪圓眼睛忍住笑問。

老搶對小玲低聲說：“我想問問小寶，看能不能給咱社也接這麼一根電綫？”

小玲不高興地：“開這個口干啥！咱不會自己安？”

桂花贊成地接着說：“真是的，咱不是早有規劃？”

老搶被兩個姑娘頂的無言答對，只好順水推舟地自言自語道：“噢，可也是的。”

桌子周圍，田主任正在轉來轉去尋找着什麼。小寶象故意和田主任開玩笑似地喊了聲：“現在請田主任報告！”

田主任在一片熱烈掌聲中轉過身，狼狽地瞅着桌子問：“我的講話稿呢？嗯，我的稿呢？”人們的視線也隨着田主任的動作集中到桌子周圍。但是，講話稿還是沒有見。終于，田主任很機智地想出了個辦法：

“我說，乡亲们，先請咱們的‘土專家’小寶報告，我等一會再講。”說完又尋他的稿子。

“好啊！”場里響應道，掌聲比剛才更熱烈。小寶根本沒有在這麼多人面前正式講過話，何況今天又一點準備也沒有，說什麼好呢？他急得滿頭大汗。然而，我們的主角雖然口才

不好，又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也终于想出个絕妙的办法：

“父老乡亲们，我是个水利技术委员，这么大个会，我先讲不合适。田主任不讲，咱就先娱乐，欢迎山脚社的歌手小玲唱歌，好不好？”

“好啊！”大伙齐声喊道。提起小玲唱歌，那还用问，没有一个不爱听的。因此，自然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小玲把小寶瞥了一眼说：“小寶，你等着我慢慢给你算账！”她因为没有精神准备，也忸忸怩怩不肯起来。老搶道：“怕什么呢？就唱咱社那支跃进歌！”小玲被老搶这么一提，恍然醒悟到什么似的，突地打原地站起来，不等场子讲声平静，就唱开了。接着，场子里立刻鸦雀无声，人们一致地把视线集中到这位年纪不到二十岁，长得非常丰满漂亮的姑娘身上，用无声的微笑，听她的歌唱。

“世界上有多少好听的聲音，
比不过山脚屯的
喇喇啦啦滴滴达达
呼呼呼呼嗒嗒嗒嗒的——
河水声！……”

场子里，沙原社的人有的互相低語道：“那么点小河，那有这么大的声音？”“心里想的呗！”

小玲繼續唱道：

“河儿虽小声音大，
流到田里呀——
哈哈哈哈哈——
水稻小麦笑弯腰，
那高粱谷子乱点头，

河边种的是什么树哟？
嗨！我只告诉您：
要吃梨子、李子、桃子、杏子
——不用愁！
.....”

沙原社放牛的老胡头不服气地对小竇低声道：“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咱这条河出息大。”小竇在想什么，好象没有听见老胡头的話，没有理他，但田有亮接上說了一句：“主要的是咱们的电灯也亮了。”

“可不怎的。”老胡头满意地答应着，和田有亮又一致把視線集中到小玲身上。小玲唱道：

“說起电灯更稀罕：
山脚社的发电站呀，
不要一块煤，
不要一滴油，
可发出的电啊——
照明赶上太阳的光，
制米、轧花、打稻、揚場
赛过大馬牛！”

老胡头憋不住了：“不要吹，你們哪有个发电站？”

老搶申辯道：“这是我們的远景规划呀！”

于是，全場都笑了。田有亮也沉不住气了：“老搶，这次你可沒搶过我們。要說到远景规划，我們可不比你們的差，看事实吧！”他多少帶点驕傲的神情揮舞着胳膊說：“我們社的电气

化今天就實現了！”

小寶趕緊包攬着說：“田主任的意思是初步實現了，因為我們今天還只有一個柴油發動機。”

田有亮由於特別興奮，並沒有意識到他已經說得有點過分，繼續說：“說完全實現也不過分，我們夏收以後，還要增加一台柴油機呢！”

“那玩藝太費油。”老槍不以為然地說。

“我們有的是油。”田有亮還了一句。

“總沒有我們河里的水多！”小玲分辯道。

老胡頭也參加“論戰”了：“你們那條河的水也不多！”

會場中一個老头嚷道：“田主任，咱們這是開慶祝會呢，還是開辯論會呢？”老头別有風趣的問話引起一陣哄笑。

二旦呢？從一開始，就坐在桌子的一邊，象一個木人似的，兩只眼睛一秒鐘也沒有離開小玲和桂花。

正這時候，打抽水機站房里，急急忙忙跑出一個小伙子對主任說：“田主任，快散會吧，不能開了？”

“早着哪。”田有亮坦然地說。

聰明的小寶已經意識到什麼，立刻站起來，連聲道：“哎呀，我忘記了，我忘記了，為什麼不早說？”說着，就把那個小伙子拉上往站房里跑：“來，我看看！”但他們還沒有跑進站房，場子里的電燈就息了。於是，會場大譁。田有亮直喊：“小寶！小寶！”

四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小寶一個人，坐在抽水站的河邊柳下，沉思着。漸漸地，我們隨着他的意境，看到了山腳社的那

小河：河水虽然不大，但是它从一个高高迭迭泼下来，又翻滚着小小的浪花，向前湍湍急流着。

“小寶！小寶！”二旦打抽水站后面喊叫着跑过来，打断了小寶的沉思。

“什么事？”

“我有个计划，保险你满意！”

“好，你快说！”

“从今天起，下定决心，恋爱小玲和桂花！”

小寶失望地扭过身去。二旦又往前凑了下：“你别着急。

我们有个分工：你恋小玲，我恋桂花。”

“去去去，别捣乱。”

“真的，不哄你。我保证不恋小玲，哎，不，说老实话，小玲我也想爱，可是，人家条件高，咱爱不上，你恋她，准能行。我有个桂花，也就差不多了。”二旦见小寶不回话，以为他同意了，便愈说愈来劲：“对，就这样决定：争取今年国庆节结婚，到明年国庆十周年，一人抱一个胖娃娃。”

“好！计划倒满不错啊！”田有亮打背后走过来，听见二旦的话，笑嘻嘻地接上说：“要是人家不同意呢？”他把扛在肩膀上的铁锹放下来，也坐到小寶跟前。

“不，田主任……”小寶赶忙解释道。

“不要那么过分乐观，”田主任没等他说完，便抢着说：“没看那天晚上的电灯！咱计划一时不周到，拿来的柴油少了点，中间就出事故了。你们要把个姑娘恋爱过来，那可得花点工夫哪。”

“我另有个计划！……”小寶着急地说。

“不管你怎么计划，总不能把这看得太简单。这些事，我

有經驗，我那老婆當年還是父母主婚，娶過來的呀，我雖然一次也沒舍得打，可是直到第三年頭上，生了一個孩子，兩人的感情才真正好起來，唉，真不容易哪！”

田主任的話剛落住，小玲和桂花嘰嘰咕咕跑來了。小寶急得手腳不知所措，二旦則高興得跳起來。田主任把四個人一一瞅了一下，便非常“機智”地站起來要溜走：“好，我看還行。我走，有急事。”

小玲攔住他：“田主任，我們正找你呢，我們社高主任參觀你們的發電技術來了。”

“啊！在哪裡？”田主任說。

“在你們社辦公室。”桂花回答。

“一共來了十幾個人呢。”小玲說。

田有亮仍然好心好意地為年青人着想，對小玲和桂花說：“好吧，你們就在此等著，我找他們去。”

小寶生氣地把二旦揍了一捶，去追田有亮：“田主任，等等我給你說句話，”他跑到田有亮跟前，鼓起勇氣說：

“咱和高主任商量一下，利用山腳河那個迭岔，兩社合修一個水電站，省得咱們再買柴油機，又省油。”

田有亮頗感興趣地：“那高宏大能同意？”

“我試着跟他商量一下。”

“行啊，如果能談成，那真是雙喜臨門：娶了他們的姑娘，又帶來半個水電站……”田有亮的話還沒說完，小玲、桂花和二旦也走過來了，於是，他把話打住，對小玲他們道：“你們先等等，我倆說句話。”

小玲和桂花摸不着頭腦地互相瞅瞅，又一致把視線轉向田有亮和小寶。

田有亮把小寶拉到抽水站房的拐角处，低声道：“高宏大虽然好說話，可是这件事因為他們要吃点亏，恐怕不一定能乐意。商量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我知道。我談成了你可別后悔啊！”

“看你这小伙子，亏你聪明，怎么能說出这话？这是为咱社办好事，我还有什么可后悔的？”田有亮略微想了下：“这样吧，咱們来个两面夹攻，我上乡党委找刘書記談談。你今晚到山脚屯去。他們今天参观以后，一定急着要早点修发电站，可是他們沒有技术人才。就这个时候，你提出来，咱出技术，他們出劳力，利用他們那条河……就說这是一件好事，对两社有利，对群众都有利。說实在的，誰不贊成这个建議，那才真正的沒有群众观点，沒有团结合作精神。”他愈說愈“聪明”，最后叮嚀說：“只要他松了口，就好办了，又是社主任，又是支部書記，答应下也不好往回收啊……”說到这里，他高兴地竟咯咯笑起来，以为他这个計劃能成功，那又是給社里办了一件大好事。现在他最担心的是恐怕高宏大不能同意，所以他再三叮嚀小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五

“說吧，直截了当說吧，”在山脚社的办公室里，高宏大坐在小麻油灯下，对小寶說。他两眼溫和地瞅着这个聪明的小伙子，等待着他的話。小寶呢？則和一个大姑娘似的扭扭妮妮不肯直截了当說出来。其实他并不是害羞，而是遵照田主任的指示，要注意交談的方式方法，現在不知怎样开始他的談話更好些。“是这么一回事，”他刚开了个头又把話收住，將視線轉到高宏大的后面，在高宏大后面坐的是小玲、桂花、老搶和

其他一些人，他們剛座談完參觀沙原社柴油發電站的感想，有的人已經走了，有的還留在辦公室談別的事情。

老搶看見小寶這個扭妮勁，悶不住了：

“年青人就應象個年青人的樣子，干脆，別和娘們似的那麼扭妮！”

小玲把老搶盯了一眼：“別娘們長娘們短的，姑娘們也該說啥就是啥，沒有這麼扭妮的！”

“我這是個比喻。”

“比喻為啥不比老頭子！”

桂花接着粗聲粗氣地學着老頭說話的神氣道：“為啥不說：‘干脆啊，別和老頭子似的磨磨蹭蹭。’”逗得大家都笑了。

小寶又重複了一句前面的話：“是這麼回事……”接着又對高宏大道：“我想先對你談一下。”他對小玲她們瞥了一眼。

高宏大好像恍然大悟，“啊”了一聲，轉過身準備叫小玲她們先出去，但小玲已經站起來了，生氣地說：

“走，有什麼了不起，鬼鬼溜溜。”

人們都出去了，屋裡只剩下高宏大和小寶兩人。高宏大是個爽朗人，他以為小寶愛上小玲了，想叫他作介紹人，不好意思開口。所以他便先說：“干脆說吧，你是不是愛上小玲，想叫我給你作個介紹人？”

“不不，不敢當……”

“那末，你是想徵求我同意不同意？那當然同意啊。戀愛自由，我還能干涉？只要你愛她，儘管追就是。我保證不干涉，不過，我這個當支部書記又當社主任的人，只能保證完成生產任務，可不能保證戀愛任務。”他爽朗地咯咯地笑了。

六

月光下，离社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老搶招了一下手，小玲拉桂花跑到老搶跟前。于是三个人蹑手蹑脚地溜到社办公室的窗外。窗紙上，映着黃紅的麻油燈光，傳出小寶的談話聲：“……水小難不住咱，這我也想過，把沙原河順山腳引過來，不就解決了？”

“這些你和田主任都合計過了？”高宏大問。

“沒有。田主任的脾氣你還不知道，等他騎到馬背上再告訴他，那時他想下也下不來了。”

七

“妙妙妙，小寶想的這個辦法真妙。”在鄉黨委的辦公室里，劉書記聽了田有亮的報告以後，意味深長地贊嘆說。

田有亮唯恐這個美妙的計劃發生波折，所以過度的興奮又加了一層過度的焦慮，使他幾乎忘記了一切。看樣子他口干巴巴的，似乎應當喝點水，但是，當劉書記把水杯放到他跟前時，他馬上把它挪到一邊，然後身子又往前俯了一下，好象那個水杯妨碍着他和劉書記的談話似的。

“確實很妙。劉書記，最好能早點決定，我們好做具體計劃。”田有亮以渴不及待的心情請求道。他趁劉書記思考的這一霎間，準備抽一袋煙，但是，卻忘記了眼前的麻油燈，另外划了一支火柴，然而火柴燒完了，還沒有換到煙斗上，因為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劉書記。

“好吧，”劉書記說，“我明天上你們社去，召開一個兩社幹部會，一塊討論決定。”

“刘書記，只要你把决心一下，我想这个計劃就一定能够实现。”田有亮还是不大放心地说。

“下决心这很容易，可是假如有人思想不通呢？”

“我保证我們社的人都同意。”

“那好极了，明天见。”

八

沙原社抽水站旁边的树林子里，电灯又亮了。小寶在两社十几个干部噼噼啪啪的鼓掌声中站起来开始他的中心发言：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刘書記也……”

田有亮在一边对老胡头低声道：“别看咱小寶嘴笨，可会使心眼呢，这件事看样子能成功。”

“可不怎的。”老胡头满意地附和道。

“……山脚河的水小，我提議把沙原河的水順山引过去，发了电，再灌溉。这样，两社就都能实现水利化电气化，另外，还能給周围其他几个社供应电力，安装电灯……”

小寶的話刚落住，老搶便首先表示了态度：“这太好了，我同意。”

“我同意。”小玲說。

“我也同意。”桂花也表示了意見。

二旦在这个會議上担任記錄，他本来可以不忙先发言，但是小玲和桂花都表示了意見，他怕說的迟了叫她們感到不积极，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停止記錄，两手往起一揚說：“我也十二分的同意！”

刘書記問高宏大：“你呢？”

“我已經說過了，完全同意田主任和小寶提出的这个建議，我們社干部也都同意了。看田主任还有什么补充沒有？”

于是，大家都一致把視線集中到田有亮身上。这时田有亮的表情非常不自然，嘴唇一直不肯离开烟嘴，虽然烟斗里的火早已熄了，他还在照样吧达吧达吸着，借以拖延時間，以便考虑如何“下馬”的問題。因为他沒有想到小寶竟会提出把沙原河水引到山脚河这样的建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百分之百“出賣”沙原社群众利益的建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是他又向刘書記作过保証。看形势，他原来打的那个小算盘在今天这样的會議說不出口：怎么办呢？原来想占山脚社的便宜，現在弄得要沙原社“吃亏”，我这个当主任的怎么給群众“交賬”？至于小寶，你也和大伙一起“捉弄”我，等着我批評你！唉，不管长短，現在不許想这些，馬上要发言，說什么呢？想来想去，想出个巧妙的“緩兵之計”：

“原来小寶沒提两条河合并的事，这么突然提出，我脑子里还得轉一轉哪。再說，这么大个事，我們的梁書記上党校学习去了，我們几个人也作不了主。”

刘書記惊讶地：“啊，怎么把事弄到两岔了？”

老胡头說出田有亮的心里話：“想把我們社的河水引到山脚社发电，我不同意！我們的水田怎么办？”

小寶：“这不影响，发了电还能浇田啊。”

田有亮：“現在正是农忙季节，今天作了决定，也顧不上搞，是不是等到秋收以后或者过了年以后再合計？”

小寶坚决地說：“我不同意，現在合計好，秋收后再动工也行啊。”

小玲把手一举：“民主决定吧！”

老搶也正要把手举起来，附合小玲的意見，田有亮火了。他把小寶厉害害盯了一眼，說：“你不同意，我同意。你这是脱离沙原社群众的計劃！”

刘書記劝解道：“这样吧，既然意見不統一，硬做决定也不合适。俗話說，强扭的瓜不甜。現在正忙，到挂鋤后再合計也还来得及……。”

一群热心的人同时低沉地重复了一句書記的話：“挂鋤后……”

第 二 部

九

盛夏：

山脚屯村口，用翠綠的松柏树叶扎了一座彩門。当彩門向鏡頭移近时，只見紅布門楣上写着斗来大的几个字：

“总路綫光芒万丈”

村庄的深处，隱隱約約传来了秧歌舞的鑼鼓声和二胡三弦噴吶的鳴奏声。

貼着紅对联的大門吱呀地一声开了，小玲从門里跳出来。她走出大門，把辮子正了正，低声哼唱着調儿，手打着拍子向村外跑去。

“小玲子！小玲子！等一等！”

突然有人用感冒了似的嗓子喊了几声。小玲回头一看，只見老搶气喘吁吁地从小巷里跑了出来，一把拉住她道：

“要排戏啦，你到哪里去？”